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十四日
 (每逢星期六出版)
 หนังสือพิมพ์ฉบับนี้ ปีที่ ๑ เล่ม ๘
 ประจำวันเสาร์ที่ ๑๔ กรกฎาคม พ.ศ. ๒๔๗๗
 นาย ต. บุญเทิ้ม เจ้าของและผู้จัดการ
 นาย ชุ่ม ไกรวชิร บรรณาธิการ
 สำนักงานเลขที่ ๕๕ ตรงข้ามโรงพิมพ์หลักเมือง
 ถนนบำรุงเมือง พระนคร โทรศัพท์ ๕๓๒
 社長：陳文添 總編輯：陳國華
 出版者：暹京民聲報社（暹京竹攀
 喃五十五號）

目 錄

黑幕的一面.....	勵 勵
偽國之發展與亞洲門羅.....	諒金洪
祖國文壇動態.....	蕭 風
戲劇的感化力及其功用.....	江 鳩
祖國文壇消息一束.....	飄 霞
給懷情.....	樺 樺
詩人尼克拉梭夫及其作品農婦(續).....	陳國華
新散文詩(續).....	戴淮清
兩個女人.....	蘇非女士
中學生文藝欄.....	
暹京素描.....	陳長侯(第一名)
暹京素描.....	莊名崇(第二名)
暹京素描.....	林壁光(第三名)
編 後.....	編 者

承印者：暹京壽山印務有限公司
 定價：每册五士丁半年壹銖



鄧鐵梅將軍被捕感言

——樺——

統領義軍已達三萬餘，編爲四步兵旅，兩騎兵團，恃山林的險要，與日僞角逐於鳳城軸岩間的鄧鐵梅將軍，在其寄父張某賞圖五萬元賞金的動機之下，竟遭出賣！消息傳來，四海不禁爲之同聲嘆息：民族英雄又弱了一個！雖然說他不必就遇害，但是，入獄後他已拒絕食滿粟，性命當然很有可虞。

爲了五萬元賞金的獲得，而犧牲一鄧將軍，若比之軍閥們爲了地盤的保全，而寧願放棄偌大的東三省，則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事體，不過，他那動天地，泣鬼神的精忠神勇，給我們後死者以無限的崇拜和奮發，使敵人深深地感覺到心寒胆慄：在中國許多怕死愛錢的將領中，還有這種不怕死不屈撓的民族英雄。

觀其供對的一席話：所部的槍械彈藥，多係自動帶來的，這種愛國的赤誠，使我們聯想到依蘭縣農民的抗敵，淞滬的血戰，馬蘇的聯軍，都昭然顯示出未死的人心，而已死的只是出賣民族利益，高唱長期抵抗的大軍閥，他們不僅將錦繡的山河，拱手讓給別人，還中斷了民衆接濟義勇軍的糧食，坐使東北的英勇健兒，困戰、苦鬥，失地得而復失，軍力強而轉弱，聲勢大而變小，他們真是「爲虎作倀」的魔王！

軍閥們的猙獰面目早已暴露了，用不着我來多說廢話，但是，我們今後的責任呢？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着很重的責任，我們都要嚴肅的抓住現實而奮鬥，雖不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要像鄧將軍般轟轟烈烈的生，再而轟轟烈烈的死，但是，我們至低限度也應每個人要有點鄧將軍的精神，爲全民族殺得一條出路，軍閥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我們民衆。

黑幕的一面

(上海通訊) 一編

(一) 槍斃學生

京滬一部分大學學生，近因反對教育部所規定之會考制度，曾聯合上書向政府當局請願，意謂大學學生不應施行會考，(緣會考時之課題，包括高中及大學階段所修各種功課，勢必造成臨時抱佛脚之弊病。)因有阻碍自由發展個性之弊，故於請願書中有：「當此國難日亟之時，乞保存民族生機」等語。惟政府當局認為會考意義即在平積極救國，故雙方相持不下。但日來各報已不復登載是項消息，一般人均以為無形中解決矣，殊料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即政府當局槍斃請願學生之舉；聞京滬先後已共槍斃三十餘人，惟報紙禁止登載，故知者甚少云。

(二) 班禪稽留滬上探隱

西藏自達賴死後，曾有迎回一九二四年被逐出境之班禪的消息；政府方面認為與藏親善之時機已至，故極力拉攏班禪。如去年及最近先後在京杭舉行時輪金剛法會等行爲，不可不算別具苦心矣。惟班禪何以稱病滬濱？不趁此際西藏喇嘛代表來迎時榮旋故地？原來彼也有不能告人之苦衷在。茲略述之如下：

班禪自被逐之後，屢想藉中央勢力恢復從前地位，但中央歷年內顧不暇，對於邊疆問題只好擱置。彼遂困居北平，狀甚

消極。迨康藏糾紛爆發後，彼乃煽動四川，青海兩軍與達賴軍隊接戰，及達賴死後，彼方以為時機已至，乃與中央商回藏主持政教等問題；但西藏自一九一一年之後，親英派之達賴及其左右執政者，勢力甚大，而英貨無稅輸入，教育，軍事等，都在英國支配之下，現在西藏與印度之交通，已有汽車路由藏至印度及泉爾馬，大吉嶺以南的鐵路均已完成。至印度江孜的汽車亦已通行；所謂「大西藏國」者，已完全英國殖民地化？達賴死後攝政權者為熱振呼圖克，軍權則歸古古柏，察絨兩人掌握；他們及其他要人，均係親英派，故英人在藏之勢力，不但不因達賴之死而削弱，且有反見增厚之趨勢，因此，班禪不得不遲遲其行。緣回藏之後，實力既缺乏，遇事必感棘手也。

廣州圖強產科醫學

女醫

專理 產科 婦科 兒科

崔 若 梅

附設 留產室

住暹京三路口振華興行二樓

偽國之發展與亞洲門羅

譚金洪

概自九一八興，日本奮其武力，舉數十年之處心積慮，一旦發泄無遺，不崇朝而攫我東北。我國軍人，既無巨黍之心；又因連年內戰，元氣斲喪，更乏抵抗之力。故日軍一至，徬徨無措；在此情形之下，我政府委員，不得已向國民宣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所謂抵抗云者：僅囑前方守土將兵，遇日軍來時，非至最不得已，不可應戰；應戰之後，又不敢堂皇接應。故應戰而敗，不可收拾；即幸而勝，亦祇能孤守陣地，以待日軍之援兵大至，四面夾攻，然後喪師失地。於是，袞袞諸公，儘可向國人宣佈：「我之失地，實由喪師，既有喪學，顯有抵抗。」以求國人之諒解。所謂交涉云者：不外向國聯投訴，以作秦庭之哭；而此國聯，又非秦庭之容與，違賦無衣，彼國聯者，乃你詐我虞之結合，分贓之場所；故芳澤之見質於顧維鈞，雖期期艾艾，吶吶於口，而日本尚得以還；一至松崗，則老羞成怒，以淫婦自居，引耶穌之語，向列強聲稱：「你們（列強）中間誰是沒有罪的（侵略），誰就可以拿一塊石頭打她（日本）！……」是言一發，各國代表（小國除外）皆面面相覷，無敢主持公道。夫國聯之台柱，為英法二國，盡人皆知，而英之

於緬甸，香港，法之於安南之獲得，又由中國得來，無怪松崗之脫口而出，大言不慚也。故終國聯之力，祇能得一調查團之報告書；此調查團報告書中之計劃，雖為國聯所樂意進行，中國所受之若驚，然以日本置之不理之故，無從實施。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亡清遺胤溥儀，又繼韓王之一齣傀儡戲，甘作郭公，我國所視為護符之國際聯盟，在滿洲國成立聲中，又得接日本退出國聯之通告。

偽國之成立也，日人已蓄意極久，當民十三年，溥儀之見逐於馮玉祥時，日本駐北京公使芳澤，即收藏溥儀於使館，及後再保護其往天津，日本、等處居住；凡此等等，皆為日人深謀遠慮之明證，而為將來成立偽國之張本，彼溥儀自以為一亡國之君，受盡羞憤，乃得日人青眼，且代復國，中心之快，喜可知矣。豈知日人之奪中國土地，非有何怨於中國，將中國之土地，位置溥儀，亦非有何恩於溥儀，其心目中，祇以欲得東北四省，先以溥儀之名義據之，一至時機成熟，又以亡韓之故智，合併東北四省耳。

今偽國已成立久矣，中國雖曰不承認偽國，然偽國自偽國，中國又何有於不承認；日本之實際上據有東北四省，舉世莫不知其為奪攘矯虔，然奪者自據之，列強又何有於日本，反之，

中國雖曰不承認偽國，而通車復郵，何一而非與偽國發生關係，何一而非暗中默認偽國，列強之見日本既得東北四省，獨佔之勢已成，無法令其放棄，亦甘於放棄瓜分之局，祇求任嘗一樹，於願已足。故某某國之銀行團等，多絡繹於滿洲道上，以作投資東北之預備。

然則偽國之成立，已成爲不可廢之現象乎，余曰，唯唯，否否。唯唯者何？則以日人之既得東北四省，必經之營之，更使國勢日振，以征服我國；我國果一如目前之應付，則偽國必無推倒希望。否否者何？世界不患有方張之敵國，而患無敵愾同仇之民氣；我國若萬衆一心，師倭斯墨之「一仇」主義，師夫差之庭答，則今日雖受欺侮，稍蹲其體，然此蹲伏，一至躍時，其高也必矣。今中國之情形，以吾觀之，唯唯之病，幾及膏肓，否否之望，未結胚胎，言念及此，能不悲憤填膺，同聲一哭。

然外患之來，非悲憤所能止，國勢不振，又非痛哭流涕所能興。今我國內政治，又更失修，吏貪民困，各省軍閥，猶連雞之棲，頭會箕賦，以供軍餉。吾人果擬以此爲悲憤之資，痛哭之料乎？以吾之意，尙不止此，良以吾國今日之情勢，與三十餘年前之失高麗相似；當高麗之失也，國人多以高麗之失

爲悲憤之資料；豈意三十餘年後，又以喪失東北四省，爲悲憤之資料乎？故吾敢因而言曰：「今滿洲之失也，國人多以滿洲之失，爲悲憤之資料，豈意若干年後，又以中國被滅，爲悲憤之資料乎？」吾爲此言，非無據者，查田中義一對滿蒙積極政策之奏章有云：「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中國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中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由此一節奏章觀之，則知日本之野心，不只以既得滿蒙爲已足，且將併吞中國，不只以既得中國爲已足，且將亞洲囊括，實行其門羅主義。今日日本已將滿洲攫得矣，彼「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之第一階段，今已成功；其第二階段「如欲征服世界（第一步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必先征服中國之進行，方興未艾，前此之樊掖組織大亞細亞人聯合會，及不久以前之華北問題，最近之在臺灣召集華南領事會議，提出租借廈門等等，皆爲征服中國，以完成其亞洲門羅之進行鐵證。

關於征服中國一事，日本所採之步驟，必極慎重之考慮出之；且其步驟，必極詐百出，以實際操縱中國爲裏，名義非日本所得爲表，吾人觀於偽國之成立，而必信其侵略中國之步驟

似有相同之可能。

夫溥儀之擁有偽國虛位，以何名義得來？豈非以女真之遺胤乎！然豈以女真遺胤，即可復國？特日人欲得滿洲，使復之耳。今日日本又欲併吞中國矣，則昔日既以女真遺胤而擁立之於滿洲，他日豈不可以皇清之名義，使之復主中國。吾故曰，日本不侵略中國則已，若侵略中國，必以溥儀爲名，出兵中國，而吾所欲言之「偽國發展與亞洲門羅」，於此，當有一論之價值矣。

查門羅之稱，實由美總統門羅 (Monroe)，鑒於美洲有被歐洲勢力侵入之危險，故向世界宣稱：「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也，非美洲之人，請勿干與美洲之事。」自此以後，世人乃以門羅之言，爲門羅主義之定義；以門羅之名，爲門羅主義之稱。今日日本之實行其亞洲門羅，不啻以美國自居。然美國之門羅，乃恐外力之侵入，而阻止美洲之發展，其意非不善也，動機又非不正也。至於日本之所謂亞洲門羅，則包藏禍心，日夕以侵略中國，使亞洲乃日本之亞洲爲事，非有所益於亞細亞人也。

日本之欲實行亞洲門羅，蓄意已非一日，據田中義一之奏章，已直認爲明治大帝之遺策；考明治崩而大正繼，大正崩而

昭和繼，凡歷三世，此三世之 Mikado，又日夕督率其寢食不忘中國之臣民，以侵略我國，使亞洲乃日本之亞洲爲事，其意長心遠，計劃週密，固可知矣；今者，侵略滿蒙之計劃，既已得逞，併吞中國之舉，當必積極，亞洲門羅之願，將必以在滿蒙中國之得利而益奢矣。

夫日本之所以亟亟於征服中國，以完成亞洲門羅之夢想，實爲國內險象日生，以及國際資本主義崩潰所逼，因國際資本主義之發達，已進展至最後階段，舉世莫不發生經濟恐慌，失業工人，有增無減，日本既爲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上述各種恐慌，自所不免。惟以日本國情，對於此等恐慌，其應付上，更較各國爲難：因失業工人日增，則赤色之恐怖，隨時有推倒帝國之可能，此其所以須侵略中國，使日本多一廣大之殖民地，以直接救濟該國經濟恐慌，收容失業工人，間接消滅赤色恐怖，保存現有帝國之地位。

抑尤有進者，日本之侵略中國也，不只救濟經濟恐慌，收容失業工人，以及消滅赤色恐怖而已。因中國之似有覺悟，民氣日振，若假以時日，內亂收平，全國統一，勵精圖治，國勢必振，中國之國勢一振，則日本東亞之地位必降，日本所視爲生命線之滿蒙，日本所視爲其原料足供彼征服世界之中國，當

非所有。日本有此遠慮，故征服中國之心，更因此而益決。

中國物產之多，富源之廣，盡人皆知，彼山西一省之煤，已足供世界三千年之用，大冶之鐵，漠河之金，東北之窩集，以及煤油，曹達與曹達灰，鎂鋁，等等，不可勝數；列強視之，固垂涎欲滴，而日本知之，更夙夜不忘，故田中義一之奏章，有云：「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到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中國之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國之利源。以中國之利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由此觀之，日本之侵略中國，不特實行其所謂亞洲門羅之外，且將向歐羅巴洲進攻矣。

日本果有向歐羅巴洲進攻之能力乎？此一問題，實非本文所應論；然由此一問題所引起之歐洲列強（美國亦當算入），能否允許日本有向歐羅巴洲進攻之力量否？則不無關係矣。夫日本之所以口口聲聲，今日言亞洲門羅，明日言征服歐羅巴洲，果何恃耶？豈三島之力，足以效命而有餘耶？無他，以全中國之利源，而實行其所謂亞洲門羅，及力量充足，然後出之耳。

於此，吾人不得不注意國際大勢，以為判斷日本有無實行「偽國之發展與亞洲門羅」之可能。吾人所應注意者，為列強之

均勢，使列強而為勢均力敵，戰爭容或可免；使列強之中，有一凌軋儕輩，該強者必為其他所欲打倒之目標，當一九零四年間，俄國之強，為世界冠，然與日本戰，即為英美等國暗中援助日本之故，卒至失敗。一九一四年間，德國之強，又為世界冠，以普法戰爭勝利之餘威，陷比利時，攻巴黎，然亦為各國所忌，起而攻之，卒訂凡爾賽條約乃止。觀乎此，可知列強對於均勢，非常重視，不容某一國將其打破。（待續）



(南)(國)(書)(報)(公)(司)

現址在振南戲院前門牌四十二號

二週年紀念屆
即將舉行廉價
買一銖送五十

請讀書界注意

祖國文壇動態

蒲風

幽默文章將歸於沉默

在哭笑皆非的時代，來一點諷刺，於是深得人們的歡迎，幽默文章遂風行一時，甚至將去年尊為「幽默年」。可是，老百姓雖想幽默，而上大人終究不許你幽默下去的，你看，不要臉的出賣土地，不要臉地講妥協，而農村裡整天不顧死活地築路，抽捐……有幽默的持久精神的究有幾人呵？

林語堂以主編「論語」出名。「論語」是首倡幽默大旗的刊物，於是，林氏也有幽默大師之稱。可是，他不久就辭「論語」職而為「人言」的編輯同人。最近，「人言」的編輯職務又辭掉了，轉而為良友圖書公司編「人世間」。所謂「人世間」，「只講幽默，不問人間何世」也。迨出版一期後，即遭申報的自由談，中華日報的動向及以他的刊物的圍攻，而林氏也不倦應戰，大有應付不暇之狀。唯「人世間」第二期出版後，銷路即大受影響，刻更按期出版，幽默陣營早已動搖了云。

「大眾語」文學的討論展開

文言文在青年界裡早已不通行，僅剩殘勢附在政府尾巴上（電文），但因林語堂等的幽默文章內時有文言文，使文言派又



耀華力之香口丹，
係增進愛情聖寶，
各界青年男女，
何妨一試其効！

耀華力洋行啓

大有捲土重來之概。所以彌近一般文人又集中對文言文復活的攻擊上，同時展開了「大眾語文學」的討論。所謂「大眾語」文學，即以大眾語言為標準，不以士大夫階級的死文字為工具之謂。參加這種討論的已有陳望道、陣子展、胡愈文……等。

「新詩歌」與「歌謠運動」

「中國詩歌會」為近年來最有持久性提倡詩歌大眾化的詩歌團體。二年來繼續不斷地出版「新詩歌」頗惹動中外文人注意。「新詩歌」上的作品，在外國亦經先後翻譯介紹。近因鑒離大眾化的田地尚遠，而一般人又復對洋化詩沉迷不悟，於是力倡歌謠運動，認為由歌謠上創造新詩歌新路為目前一大要務。同時出版了二卷一期的「歌謠專號」特大號，自該專號出版以後，各大報均有為文介紹。而申報記者曾在申報為文推薦，讚為「是目前詩歌運動的第一次大收穫」所以他「希望研究詩歌的讀者，都買來一讀。」（申報六月十一日）

詩歌與現實

親日派的詩多戀愛的哲理的描寫；「現代」派的詩，重於封建題材，但用感覺的方法把舊題材神秘化，因而又自稱為感覺派，或另稱為象徵主義派。一樣的，對於社會現實都沒有注意

到，都市的頌歌，工農交響曲，可以說是沒有。有，也是被歪曲了真實性的東西。但，詩畢竟是文學的一部門，而文學是社會的反映，新月派「現代」派雖然客觀地反映了沒落階級的兩方面，而真正為大眾歌唱的詩歌，畢竟有產生的必要，而且早就在產生着，詩歌必須實現，不是剛要提出的問題，現在只有怎樣去反映現實，抓住現實的實踐上的問題。自然，堅決的執行這種任務的，是「中國詩歌會」，但在自由談上，也已有了一種風氣，自由談上的選詩便多少總有現實性的！

聞自現實主義被詩人們注重以來，新月派的詩早告崩潰，「現代」派的詩亦殊屬苟延殘喘朝不保夕云。

草於上海法界桃源邨

戲劇的感化力及其功用

江鳩

在文學的領域上，最廣大地感動了人們的心靈。有時還影響及於某種運動的導倡的，除了戲劇之外，詩歌與小說是缺乏這直接地通俗的力量。

當我們置身於劇場中的時候，我們的感情之歡樂與悲傷，全本乎劇情給予我們鼓舞程度的深淺而行着變化，換句話說，那時節，我們不僅僅作為觀眾來置身那劇場中了，我們跟蹤着

主人公子的行徑，爲了他或她的淪落而哭泣，爲了他或她的幸遇而喜悅；我們的情緒的主宰者，已不是我們這個自我，而自那旋風樣的起了反應的共鳴。

我們是誰也聽到下面的一個故事吧？在國內鄉間，婦人們拒絕給那社戲中扮演王魁或秦檜的角色的伶童以飯食，甚至有過一二位婦人，牽住他們的手，恨恨地說：「你怎麼這樣忍心，你怎麼這樣忍心，你不怕天雷嗎？」說起來分明是一個笑話，但我們由此可知道婦人們的感受的情緒是深深地從劇場歸來後，猶盤踞在她們的心坎中的，在外國也發生過類似的情形，據說在荷蘭的一個地方，嘗上演了一個流血的戲劇，爲了繼續地表演着殺人，觀衆是忍耐不住，一起湧到舞台上，一面喊着，「流血已經夠了。」把演劇終止了。

這，是戲劇感化力的偉大的一個有力的助証，在今日，作爲感情與意志的「傳染」「社會化」——生活組織的重要的一個社會的手段——的藝術的機能這理論，是強固地成功着了，而戲劇是最適宜於執行這任務的。

在幽靜的書齋中，我們讀着小說，詩歌，縱使有時是很受感動的話，但，這對象，除了我們自己一個人之外，還有誰呢？說是組織生活，從字眼上看來，在數量上，無疑地該一定不

光是「——」，而會指大多數的人們，那末，能於在同一場面之下，在同一時間之內，把那麼多的人們的感情來感化，來組織，使成爲一體的這事，試問，不是戲劇才能做得到嗎？

沒有觀衆的戲劇是不會有的！集合多多的人們來在一起，使用着他們自己的語言，活動着他們所常見的人物，直接地他們眼前出現，批判他們自己的生活，指示他們自己的出路，歌泣他們自己傷心的往事，讚美他們快樂的故事，這種種，在構構的力學方面，其意義乃至爲重大的，小說詩歌又那能比得上？且關於讀小說詩歌這事，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沒有能力的，然於戲劇則反是，我們不是看見街燈剛上的時分，僑胞們絡繹地走進東湖，西湖等戲院去嗎？（雖則潮劇在戲劇的領域上是壞透的，不過）在他們中間，十分之八是不識字的，但，戲是看得懂的。

每星期六下午跟星期日那天，不是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學生們到電影戲院去嗎？他們大多數喜歡在上課時間偷讀着小說，爲什麼這空閒的日子，他們反倒不在家裏或校中讀小說，相率跑到戲院來呢？這緣故，不外乎是一種直接的感動的要求啊！一看着真的人物在畫上活動，比之從書面上來領略到的，中間的差異顯是很明白的。

戲劇既具有了這麼大的力量，那末，在每一個社會裏，我們看看牠是扮演者什麼腳色呢？

儘管藝術至上主義者們怎樣把藝術看得極神秘的超社會的

天才的產物，時至今日，這壓抱着死屍親吻的人們已很少有了，我們知道某一個支配階級為確立固定他們的支配地位起見，他們非將被支配階級的頭腦——精神生活——迷醉了，使就於有利自己的規範不可，所以各時代的支配階級，便創造了各時代的文化，如道德、宗教、哲學、藝術等，來為那時代支配階級地位的維持擴大而效力的東西，而在這些中間，特別是藝術中，文學是作為最有力的觀念的支配的武器，內中尤其是戲劇更顯躍於活動的。

莎士比亞不是最初以詩人名世，而後才轉到戲曲上從事嗎？這因為當時除了清教徒的資產階級而外，人民的廣汎層——貴族階級、小資產階級、勞動者、船員都嗜好戲劇的原故，那時分，英國是漸次跑向商業資本主義這一路上，必然地，他們是想盡可能地佔存多數市場和殖民地，這傾向，我們看莎士比亞是怎樣為他們的王國努力的，在戲曲「暴風雨」中，主人公在無人的島上，確立了自身對於野蠻人的權力，在莎士比亞的眼光中，野蠻人並不是人而是一種禽獸，所以最後，主人公想使野蠻人同文化接近，而終歸是不可能，其外如在為我們所熟悉的「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亞所表現的貴族消費者與儲蓄金錢的資產者對立着，（其中一方面是在發揮其國民主義的精神）那代表了資本家的猶太人夏洛，雖則他的財力已侵入了貴族消費者層裏面，但結果反受了唾棄，受了嘲笑，受了打撲；這，莎士比亞又是怎樣盡忠於他的貴族階級呢伊科維支說着：

「尊揚貴族，抑壓其餘的諸般階級，這彷彿是他的全戲劇的。」

其次，我們讀了「茶花女」一劇，便可知小仲馬是怎樣地盡力替十九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說教，怎樣的發揚他們的道德精神，在「茶花女」裏面，那妓女出身的瑪格利特，不是連要改變了她回來的生活也為人家所不許嗎？使她終於作為了當時道德觀念下的犧牲，作者把亞芒的父親當作當時資產階級道德的代表，他說，對着瑪格利特：

「這婚姻，也沒有貞操來作基礎，也沒有宗教來支持，更沒有家庭來作結果，縱然你的感情在我及亞芒的眼中現出純潔，但從世間的眼光看來，你則不是無垢的。」

這一套話，不是很顯明地娼婦是應當受社會的排斥，照資產階級的道德，一個下流的女人是不能進到一個可尊敬的家族中去的，亞芒的父親說：

「這是不應當傷害到我的姓氏的。」

戲劇是有了何等功用，我們是明白了；不過，有時，牠憑着了敏銳的感觸，作為新時代的號筒的功績也嘗有過，像莫利哀、易卜生的戲劇，不是法國革命較遠的預言和現代諸社會問題的導倡者嗎？

由是觀之，戲劇本身不但具有了偉大的感化力——作為支配階級統治的武器，也相反地是新時代快要到來的傳言者；在蘇俄，牠是給賦予了教育的意義，而且是已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了。

一九三四，六，二二，新民學校。

祖國文壇消息一束

羅澐

(上海通訊) 一、中國詩歌會近况 「中國詩歌會」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年來會務更形發達，廣州，北平，天津，均有分會設立，且同樣有「新詩歌」刊物出版。最近該會仍本初旨，歡迎一切愛好詩歌者參加外，對於出版方面極其認真，所編「歌謠專號」出版於六月一日，「創作專號」又已付排，而二卷三期則將是「繙譯專號」云。(該會通訊處：上海赫德路僑光中學鍾亦飛轉)

該會河北分會所出「新詩歌」，已出四期，第四期是特大號，篇幅已增加不少，內容殊為充實。

二、「中國詩歌會叢書」最先出版了蒲風詩集茫茫後，詩壇會有不少影響，最近該會同人復又積極籌印叢書二冊，一是柳倩的生命微痕，一是杜談的還鄉集。七月間准可出版云。至於該會老詩人穆木天的詩集流亡者之歌，原定現代書局出版，現又改移千秋出版社付排，出書有日云。

三、詩歌潮 人說中國詩壇太沉寂了，但，最近確有蓬勃氣象，除上述「中國詩歌會叢書」外，最近青人詩人之自費出版詩集者有閻重樓(火葬)，章石承(石承的詩)，馬化龍(花夢集)，張白衣(信號)……。

四、雜誌年 單行本太有不景氣的形勢，但雜誌方面却風起雲湧，指不勝屈，唯當局壓迫頗嚴，非檢查原稿後再付印的

刊物，常有發禁之危。像曾被認為有「左」的色彩的「春光」出了三期便被封禁了。一般受政府津貼之刊物，則常常四出拉稿，彼輩為着銷路實又有非左翼人員不可的形勢。新近有思潮社出版的作品月刊比較可觀。此外，還是老牌的「現代」「文學」較有可觀云。

五、作衆們 施蛰存為光華書局主編「文藝凡景」，章衣萍的無聊情書二束，已出版。郁達夫近將遊記一種交某書局出版，文風已入於古典派，不再是，沉淪，時代的郁某了。姚蓬子在北平被捕，轉解南京，聞已為官方做官了。森堡曾一度被捕，用錢買出，但官方復又強奸其本意另在報上發表宣言，致令森堡苦了肉體又折哀頭，身心均痛云。穆木天因未在各校教書，生活頗困，但正因為生活苦，他更加努力寫稿，即報上亦常有他的名字出現，唯偏是「屋漏又逢連夜雨」，「新夫人生了一個小千金，弄得更形忙碌。楊騷主辦「思潮社」，作品月刊是他所主編的，洪深掛名主編一週間，實際上則權在別人手裡，而且稿件必須先經官方檢視，女作家黃廬隱因生產關係於五月十三日死了，小愛人李唯建痛苦非常云，另一女作家黃白薇，新近因老病將沾勿藥，寫作頗為努力，極形活躍，說者謂死了一個女作家，但另外又復活了一位女作家，用不着悲觀。

給懷情

樺

朋友，我好久沒寫詩了，
覺得筆尖有點銹，
我現在又要胡謔，
乘機磨滑我的筆頭，
另一方面，我可和你話舊。

你總該不會想到

飛鷄在北平下蛋，（註一）

我早就抱頭鼠竄，

不知逃向何方？

你以為你的她，

那個子和膽子

同樣那麼小的，

聽見前線的炮聲，

已躲到蘇州的老家？

不會的，她這回

膽子有雞蛋那麼大，

她是什麼都不怕，

這回，祇有羅四嫂

才鬧那種笑話。

明明白白的，

這該不是白日做夢，

我今天下午還和她

在清華園內散步；

最先，和她談些國事，

問她看些什麼書；

她剛好挾着罪與罰，（註二）

她贊美拉斯可涅可夫，

她說她愛他那

超邁不羣的特性，

野野不羈的行爲，

純潔真摯的熱情；

她愛他的橫蠻，

愛他直率，愛他癡！

她說：她從他

更深層的認識

咱們中華民族的

拉斯可涅可夫，你，

她說到這裡，停頓着，

胸前起伏得頗厲害；

她有點接不過氣來，

某種情緒支配着她，

她重溫那狂熱的愛。

我很知道她的用意，

我就故意跟她打趣；

我搜索些你的過去，

那絕無僅有的樓癡，

都一一地從我嘴裡，

溜進她聰明的耳朵，

形容到維妙維肖時，

我們都不能自己地，

捧着肚子打哈哈嘻！

咳，你這怪人，什麼時候，

我和你再碰在一塊？

也許是最近的暑期中，

許是來生，等我再投胎，

這只有，我說，天才知道；

昨日就有十一隻飛雞，

在北平的空際兜圈子，

它們威武地在飛，飛飛，

飛入遼天，像蜻蜓點水，

又像蜻蜓踢球，真得意，

預告我們：快有大風雨！

（梅俗：蜻蜓踢球必下雨。）

那時，我剛好在西齋北大，

我臉朝天，望着——

忽然，有一位胆小的大個子，（註三）很奇怪，他怕到嗚嗚作嘔，「我真不興！」他嘆，他搖頭，

有的往桌子下躲，像條狗；

飛鷄來時，飛得低低地，

像要扔蛋，扔蛋的樣子，

噠，當一個蛋碎在我頭上，

那你只能在呼呼的狂風裡，

再聽到我哭笑的聲響；

在黑壓壓的烏雲裡，

重瞥見我那炭黑的臉，

晚霞中看見我臉的燒盤；（註四）

那麼，我們永遠難得見面，

但是，你放心，我並不害怕，

我現在倒要嘗點流血滋味

我需要；痛的刺激，血的疾流，

來和緩填膺的憤恨和悲！

我相信，那紅漿，

是恨，不是血，

涓滴往地上流，

流乾時，恨消氣歇！

我願意，我的眸子

往籠子內，沉沉，

我的額骨高聳，
我的下頷變尖；
我就現身爲骷髏，
這本是我的原形，

（也就是他們的，

毫無生氣的原形。）

死的環附，這北平，

有的是走肉行尸；

讓烏鴉成羣飛集，

啄碎我的殘骸！

我就死了也還恨：

恨一位寡婦的無恥！

她是年輕，且很嫵媚！

誰看見她都要着迷，

她的丈夫得暴病死，

羨慕她的人都以爲

這一次是有機可乘，

但寡婦矢誓守忠貞，

床上放把刀，想防身，

對她有野心的懦漢，

聽到這消息就寒心，

色膽固然可以包天，

然而，性命到底要緊，

有位小白臉，外號是
鼎鼎有名的小日本，
他漂亮，勇敢，想冒險，
他想大顯其偷香手，

他管什麼名教禮義，

在月色清幽的三更，

他去，這賊，悄悄的去！

他越過圍牆，跳進窗，

聽見玉人打着甜鼾，

她的臉溶在幽光中，

嬌豔橫生，睡態蔥蘢，

她那起伏着的玉峯，

富有誘惑性的顫動！

小白臉再不能自持，

把她的褲偷偷地鬆……

舒服地從夢中醒來，

玉人忙把眼睛張開：

「你是誰？喲，我的刀呢？

我的刀！」她忙亂的叫。

「別嚷！隔壁有人，真害臊！」

「我的刀！」別嚷，乖乖！

反抗的叫喊漸次小，

小，小到——

只聽見，某種音樂的微妙，

「你叫聲「好吧」我就「咬乖乖！」（註五）

她叫了，咬緊牙任他作賤，

她陶醉着刹那的痛快；

她媚求寵，裝出騷態，

只要小白臉幹得痛快，

她款迎利及刺進胸懷，

先前的誓言早置諸腦外！

不意聞我的話起了忿，

談起國事誰個不氣憤？

好在，紅的星火燒遍南國，

中華一線的生機尚不絕。

話又說回我和她——

記得那次的會面，

那是和麗的春天；

週圍是紅深綠淺，

楊花在輕飄飄地，

亂撲着我們的面，

你的她蓬着髮髮，

和我在慢步比肩；

在槐樹下，小溪邊，

她若有所失的望——

她望行列的槐樹；

那種褐黧的軀幹，

不就是你的身腰？

那般蒼勁的枝條，

不就是你的臂抱？

那些葱青的嫩葉，

有你黑髮的顏色，

那蛇皮似的樹殼，

有你皮膚的光澤！

她對着溪流癡戀；

許是流水潺湲裏，

她聽見你情話纏綿；

許是溪水紋紋處，

她重看見你的笑臉，

溪裏的游魚吹浪，

像你在仰天長嘆，

溪裏有雲影飄過，

是煩惱掠上尊顏！

在這小小的溪邊，

她真不願重久站，

久站會使他傷感，

那滋味，苦，辣，酸鹹！

在回校的小路上，

她突的板起臉問：

「我先生說我瘦了，

你瞧，究竟近不近？」

嘴裏有兩種答話，

可我只說出一種：

「你並不見得清瘦，

和從前一樣豐厚，

許春來衫穿得少，

便顯得有點瘦小。」

我嘴裏還有一說：

你比從前更飽滿，

你光緻緻的頰上，

還印着我朋友的

鬚刺扎傷了的痕！

這話始終沒說出，

說出，她會喜會憎，

只有她那玲瓏的，

黛玉的心才曉得，

我們踏過綠槐陰翳的小道，

我們呼吸槐花釀出的清香，

清風吹暢我那鬱結的胸懷，

那條「永遠走不盡的路」真長！

好友，她對我說的話並不「尖」，

許是爲了我說的話不甚「圓」——
她實在是心腸很好的女子，
真無怪你一死裏把她熱戀。

一九三三年春於故都。

註一：唐沽協定前，日本曾派十一架飛機，至北平空際示威，北平人咸呼飛機曰「飛機」，飛機擲彈曰「飛機扔蛋」。

註二：按罪與罰係俄國大小說家朵司退夫斯基之傑作。

拉斯可涅可夫即該書之主人翁。

註三：北平人呼大胖子曰「大個子」

註四：「燒盤」即羞紅，係北平土話。

註五：「咬乖乖」即接吻，亦北平土話。

詩人尼克拉梭夫及其作品農婦

(八)

陳國華

沒有思想做骨幹的作品，我可以胆敢的這樣說，是等於沒有脊樑骨的軟體動物，它的生存是瞬間的，是不能持久的。一椿作品而沒有中心思想，絕不會是偉大的作物，正如沒有脊樑骨的人，他是幹不了什麼事業一樣。

詩人尼克拉梭夫以最人道主義的精神去創作，他的一字一句都充滿血與淚，同時也充滿了階級鬥爭的意識；雖然說比較激烈的部份，多被當時的檢稿官裁去，但就遺留到現在的一些看來，也可以知道他整個思想的動向是什麼，他是朝着那一個方向走的。

他對於現環境，現制度，當然不會感到滿意；他取了極端懷疑的態度，而這七位農夫都是懷疑的假設：他要知道生活現階段裏各階級的人，是不是都感到滿意，快樂且自由？因此，他從主教問到商人，由沙皇問到農婦，所得到的答案多是否定的。他最後找到一位代言人，那是飽經愁患與奮鬥的老沙夫埃利伯，積有年餘（他活到一百零七歲）的豐富的閱歷，他對於現實社會是有着很深刻的透視：

「靜心忍耐呀——死亡！」

不靜心忍耐呀——也死亡！」

不過，他還教導人家，有機會奮鬥的時候，就應當奮鬥下去，正和他活埋地主的經理日耳曼人一樣。

作者社會進化的觀念，和普通唯物論者的持論，是具有同一的步調的。人也承認人類社會的演變是由原始共產時代慢慢的趨進部落，由部落而轉入封建，由封建而走向資本社會，再

由資本社會而到回「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最終階段。人在沙夫埃利這一章，特別鮮明的標誌出他那不凡的卓識。

當農民的社會還沒有如封建封勢力發生關係時，他們的日子是快樂的：

「這些時辰真幸運，

人們有這類傳說紛紜：

我們的小村莊被地主

搜找了三數個年頭，

可是，惡魔們從沒找到此處，

千年多的野林茸莽地，

環護着我們的四圍，

險怪的沼澤，泥窪，

蜿蜒幾十百里地；

從沒有騎兵，也很少徒步的

曾到過我們這裡，

……

往昔呵，只有野熊作擾，

灑佈野熊真不費力絲毫，

爲什麼呢，當我擊根短劍和熊鏢槍，

我是遠勝於野熊的勁敵呀，英強！

在幽邃的野林徑我做步徐行，

我還高聲呼喊過「我的森林」！

但是，地主不是呆蠢的，他終於想出一個新奇的方法，他發張通告給農民，要他們「完糧守法！」農民們因爲有野林和沼澤的保護，躺在家裡不理會。不過，倒霉得很，

「那年夏天忽的天降旱魃，

那些沼澤都已乾竭；

因此，他派來一名警察，

徵收我們（農民）所欠的稅額，

蜂蜜，魚，都掣去摺折；

第二次他再來，

我們給他些野熊皮；

第三番來，我們只給些屁，

我們說窮了，沒可給的東西，

我們穿上我們的樹皮靴，

我們戴着多窟窿的破帽，

我們披上最破爛的外套，

我們就奔上覺羅鎮的大道，

(因為我們的地主和手下的兵士

都一起駐紮在那裡。)

「你們的地稅！」「我們沒有哉。」

「麥呀，現在還沒有麥穗。」

「魚呀，又從我們的手裏溜了哩。」

地主，我們確實不能完租。」

「哼，你們的地稅！」「我們沒有哉！」

他暴跳了，不再耐煩；

「嘿！給他們點厲害看！」

便在我們身上抽亂鞭。

……

他們被打得舌頭髮焦，腦筋在旋轉不絕，終於支持不了，他們只好叫饒，「夠了，讓我們呼吸稍稍！」他們寬下腿綁，從裝滿虛布的破巾裏，拿出錢獻給地主。封建勢力便這樣一步步侵進農村，寄生虫般在農民身上吸脂吮血！——待續——



新散文詩

(續)

屠介涅夫作
戴淮清譯

九 誰的過失呢？

她把她纖細白晰的手伸給我……而我却粗暴地把它推開。驚愕分明地顯露在她嬌人的年輕的臉上，她仁慈的青春眼睛用譴責的眼光注視着我；她純潔的少女的心不能了解我。

「我得罪了你甚麼呢？」她的嘴唇低聲說。

「你的冒失嗎？穹蒼深處即最有光輝的天使還比你易於犯過呢！」

「然而你對我的冒失却是很大，你願意聽你那個你自己不能了解，而我却没有法子解釋的過失嗎？」

「這就是你的過失：你年紀青青，我已蒼老。」

十 生命的法則

你願意平靜嗎？去和人們接觸，但離羣而居；什麼也不幹，什麼也不後悔。

你願意快樂嗎？首先學會吃苦。

一八七八年四月。

十一 爬虫

我曾有一回看見一條截為兩斷的爬虫。污滿了膿和他自己

分泌物的光澤；牠依然蠕動，並且痙攣地抬起頭來，伸出牠的刺針……牠依然恫嚇着……無能為力地恫嚇着。

我讀過一篇一個被辱了的無聊文人所作的文章。

他雖被自己的唾涎窒息，雖在自己的膿垢裏打滾，却也在抽着蠕動着……他提起一個「角鬥」——想用劍來清白他的尊榮……他的尊榮！

我記起那條爬虫，截為兩段，以及他那可鄙的刺針。

一八七八年五月。

十二 著作家，批評家

一位著作家坐在他房裏的桌邊，忽然有一位批評家走了進來。

「什麼！」他嚷道：「我寫過了所有的攻擊你的文字之後，你依然在信筆塗鴉，依然在寫——在那些長篇的文字，短評和公開的信裏，我會確切得像二二得四般證明你沒有天才，你從沒有過天才，你甚至已經忘却了你本國的文字，你已變得陳腐，不合時代，你已變成一無價值的破布片！」

著作家態度自若地向批評家說：

「你寫了許多篇章攻擊我，那是毋容置辯的。」他答道，「但你可曉得狐與貓的寓言嗎？狐雖狡計百出，她終不免被擒，

新華書局 南華商店 之新貢獻

不作空言宣傳 忠實優待定戶

名稱

全年冊數 本埠全年價目 山全年價目

大眾畫報 十二 二銖五十丁 三銖五十丁

文化月刊 十二 一銖七十五丁 二銖五十丁

新生週刊 五十二 一銖五十丁 一銖五十丁

文學月刊 十二 二銖五十丁 三銖五十丁

小說月報 十二 一銖七十五丁 二銖五十丁

文華畫報 十二 三銖五十丁 四銖五十丁

小朋友週刊 五十二 二銖 三銖

高級兒童雜誌 二十 一銖二十丁 二銖

名目繁多 不及細載
另備目錄 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特約分發行所
暹京天外天街電話二零七九號

貓只知一技。即攀樹之法……狗就沒法抓到她。我也是：爲答覆你的驚草我只在本書裏給了你一個全身像。我把一頂小丑的帽子來戴在你聰明的額上——你就將戴了這頂帽子在後代的人面前搖擺」。

「在後代人面前！」——批評家破口大笑，「儼然你的書真將傳至後世！四十年內，至多五十年，便將無人過問了。」

「我同意這話。」著作家說，「但這於我四五十年也儘夠了。荷馬爲百世創造了他的『Hicriates』，但像你這種人半世紀就夠了。你連一個小丑的千古之名也不值得。再會吧，先生……你要我提起你的名字嗎？那殊屬不必……無須我的幫助人人都能念它」。

一八七八年七月。

十三 「啊，我的青春！啊，我底朝氣！」（二）

「我的青春啊！我的朝氣啊！」往昔我也常常這樣呼喊著。

但在我發出那呼喊聲時，我自己却還是年輕而活潑。

那時候我不過想借個悲哀的情緒以自娛——當衆自憐，暗中自樂。

（二）哥谷兒的句子。

於今我誠守靜默並且對青春和朝氣的消逝未曾發出一聲怨

僑民書報總社

暹羅全權獨家總代理

新生週刊

大眾畫報

文學月刊

小說月報

文華畫報

禮拜六刊

文化月刊

南星週刊

創設九載 信用昭著

定戶遍滿暹國

近名日義發推覺收長有無恥之徒冒稱爲各刊總代理
近名日義發推覺收長有無恥之徒冒稱爲各刊總代理

發行處

噠叻仔天教主堂街口

言……縱然如此，逝者總這般地給人以麻木的如噬的疼痛。

「呀，最好就是莫想！」——猶之村夫常說的。

一八七八年六月

十四 給……

沒有一個啾啾的燕子，沒有一個嬉戲的小雛曾用自己細小堅強的喙嘴在堅硬的岩石上替自己掘巢。

在一羣陌生人的難以相處的家庭裏，你逐漸的習慣了，而在他們中間營了一個家，我耐心的智慧的小女孩。

一八七八年七月。

十五 我在崇山峻嶺中徘徊(三)

我在崇山峻嶺中徘徊，沿看明澈的河流，穿過美麗的小谷……一切目所見的都對我說起一事 我是被愛着；是的，我是被愛着！我忘了其他壹切。

我頭頂照耀着天空，樹葉子簌簌地響，鳥兒鳴唱……小小的雲片列成迷陣愉快地向遠方飄浮去……我週遭的一切都呼吸着幸福的氣息，但我的心兒不願要它。

三，原文以詩句寫出。

我是被載着走，被一個如海浪般大的波浪載着走！在我的靈魂裏靜寂佔了優勢，超乎快樂和悲哀……我幾乎不認得自

己了：整個世界都屬於我了！

爲什麼我不在那時候死去呢？爲什麼我們倆都活着呢？逝水流年——帶來的再沒有比往昔癡心和幸福的日子更加甜蜜和光明的了。

一八七八年十一月

十六 當我已經不是我的時候(四)

當我已經不是我，當曾經爲我的已散作塵土的時候——啊您，我唯一的朋友，啊您我會深深地婉戀地愛過的人兒，您將一定活得比我長久——別來到我的墳墓之旁……沒有什麼將叫您來。

別忘記了我……但在您日常的顧慮，歡樂和須要之中，却又不必記起我……我決不來煩擾您的生活，我不來阻礙它平靜的過程，但在您孤寂的時候間，當一種仁慈的心所最熟悉的無端的輕熱襲擊您時，拿起我們喜歡的書，翻尋那些頁張，那些字行和那些句子，在已往——您可記得？——令我們倆在讀着的詩候流了許多甜蜜無語的淚的。

讀罷，閉了您的眼睛，伸出您的手給我……給您已故的友人伸出手來罷。

我將不能用我靜靜地躺在地下的手壓它，但這時我想起了

就快樂，也許您將能感到手上輕微的撫慰。

我的容貌將在您面前出現，從您閉了的眼蓋之下淚水將直流，像往日我們被美感激起而一同洒落的淚水，啊您，我唯一的朋友，啊您我曾深切地婉戀地愛過的朋友。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四)顯然是給Viardot-Garcia夫人的

十七 沙漏

一天又一天不留一些痕迹的過去了，單調地迅速地，生命以驚人的速度衝了過去，急速而無聲，像江河的水流趨近一個瀑布。

它平滑地傾瀉出來，好像死神握在他多骨的手中那個沙漏裏的沙一樣。

兩個女人

蘇非女士

第一個女人的信

第一通

是第三天了。

前天你走後，我是難過的；我沒有說謊，真的，單是難過而已。後來芳來了，和他談了好久，也就把你忘記了。

讀了你臨走時遺留在桌上的信，我說不出該是哭或笑才好

呢；你記得嗎？你往常是曾經怎樣咒罵過我來，你罵我好哭，

不配做一員戰士，而現在，你自己哭了，且是因了你的小布爾

喬亞的劣根性的醉發哭的，這我該用你罵我的話來反罵你的。

你說只有你才是真心愛我的，別人對於我不外是一時衝動的欺騙；這，我得告訴你，假使我會像你一樣的易於發怒，我不曉得我將如何的恨殺你，爲的，你太侮辱了我的爲人，難道單因了你的真心愛我，我便該牛馬似地跟住你，做你的妻子，替你一年一個的生小孩子，此外，我便沒有別的事情幹了嗎？你可憐的布爾喬亞泥呀！你太小視了我，這是你一向的錯誤；至於說到欺騙的話，那未免太可笑，我是一個上了年紀生過孩子的婦人了，況我向來就不會稀罕人家的財物，我何來會受人家的欺騙？誰能騙我，你以爲我是這樣的一個婦人嗎？原諒我，你這感情的動物，你的神經過敏了呀！

自從這孩子生下以來，我早見出你的感情是起了變化了；自然，我給他擾得一連幾晚徹夜不寐，有時生氣是會氣的，但我相信我的愛他，怕不會比你的差吧？我不像別的女朋友們，她們一般地是不喜歡有小孩子的累贅的，比方翠，你是見過她的孩子的，就是蘇非也好，怎樣？她們的孩子，不也是跟一般的孩子沒有差別嗎？也許是更壞的！在我處，非至於萬不得已

時，任如何不教這孩子離開我，你的雅意，我是不能接受的，

嗎？

你說你母親是慈祥的，要我把孩子送給她教養，這太不高明了，你自己，是她老人家教養來過的，現在幹嗎？你全部的感情，思想，盡了幾許努力，猶不能揚棄呢；且，這孩子是屬於未來社會的，豈個未來社會的孩子是該有新的教育的，而担負這新的教育的人，試問，你，你的母親，配嗎？我自己自然也不夠資格的，不過，在我身邊，儘壞是不會怎樣壞透的，來得比在你母親處強些。

你疑心我對你的感情不專的這點，我認爲不必要置答而又不能不有所置答的；我問你，現在你就以妻子的資格或以同志的資格來目我都好，畢竟你喜歡我作爲一位新的乃至舊的婦女來立身在你面前呢？無疑地，你喜歡我會是新的婦人啦！但是，新的婦人是不抱戀愛當作唯一的生活，而是把牠——戀愛

——當作第二義的生活目的，柯崙泰女士說過，她們在現代的社會裏，不會是丈夫的投影，也不是女人般的女子，而是一個儼然的人格，是一個人的女性；這點，你該懂得了吧？何以又能於因這來傷了你的感情呢？你往常總說我缺乏鬥爭的意識，但是，試問你所謂鬥爭的路上，你需要壹個男子的奴隸，一個具備着古舊的婦德的家庭動物，基於需要壹個作爲鬥爭的同伴

記得在現代雜誌上，嘗讀過郁達夫一篇關於蔣光赤的文字

，我於是想到你們男人，就是所謂有着前衛的思想的人物，到底也同樣腐敗得可憐，你對於我之不滿，分明不在我之如你那樣說的，沒有戰鬥的毅力，正相反的，我太具有了戰鬥的力量，那對象，就是我們「祖母的遺產」，那封建的傳統觀念。

過去，我委實是太壞了，我不該從新的道途上，退了回來，也可說是我自己願於和你多有了此遭的糾葛；現在好了，你之離開我，不能不說是壹件好事，在我這裏。

七月十日，鏗。

第二通

謝謝你，給我信和對於孩子的關心，他爲了這幾天來氣候的更變，身子不大爽快。

如我之囑望於你的，你能泰然地來對着這回的事，那心情是很難得的，但是，你何以幹嗎又來了一套囉嗦，使我又該有話說了，其實，我已是十二萬分討厭了。

你說我變了，不若從前那麼溫順，溫順這字眼真使我作嘔，說我前一些時對你是那末熱，現在是那麼冷，這我倒不覺得，我不曉得我熱的時候是怎麼樣，冷的時候又是一個什麼樣子

。這回你我之所以不和，我感到是一種必然的事態。你知道，事物是永遠的在變化着。運動着，運動是存在的一切現象共通的法則，牠是循了成長，發展，沒落這三個階段行進的；人的感情，自然也受着這法則的支配的；我們從事象的全聯繫上來說，遑異於我們中間的意識，和生活方面之各趨一端，因之發生了矛盾的對立，結果，形成這質量的轉換——我們的決裂，這是很平常的。

你一方既要我專一於你個人，一方你又忘不了你所有的姊妹姊妹，這很顯然，你的思想已矛盾地對立着；雖則這事在我是該管不了的，但我的感情却時常會害苦了我，我幾次自行責備我自己，我曉得嫉妬，毒恨，是婦女們向來的特質，一個現代的婦女正須極力克服了牠的，而使我所最不喜歡，是你對於工作之荒怠，且同時製作些反動的言論，來作為你自己的掩護，試想，我真能平靜地由這麼來嗎？

你給芸的信，我也看過了，你可憐的小布爾喬亞兒，我處處尊重你，當然也希望你會尊重我感情的自由，料不到你畢竟是那般的落伍，芸是不屑的說：

「好一位前衛的戰士！」

我勸你快點自省，你目前的處境是很危險了。

七月十七日

鏗

未完

中學生文藝欄第一次徵文揭曉

暹京素描

陳長侯（新民學校初中一）第一名

誠然，每個人都覺察到，暹京的確有一些事情是奇異的，世界歷史演進的巨輪顯然把我們這偌大的暹京推進了另一個階段，過渡時期的殘遺正在慢慢的消失，而適應潮流的新產物却在極力吞噬，佔據一切的時候，便形成了我們這混亂錯雜的暹京的現象。

馬路上東奔西馳的摩托車，的確是廿世紀的，但馬車，黃包車那顯然是十九世紀的遺留，却並駕齊馳於整個暹京的每條馬路上，髮髻裸腿、盛裝豔服的小姐們，誠然是時代的新人物，但纏着小足，打着髻兒的古董，却還多得，這許多恰成反比例的事物，便是赤裸裸的表現出整個曼谷是怎麼個矛盾的京都。

這兒，一切的景物，建設，無疑的，會在每一個人的腦海裏刻下了深而不能忘的印象；衰老的城垣，綺麗的湄河，寬敞的大道，嚴肅的皇宮，蔥鬱的樹木……雖然都說不上雄壯與偉大，但那是小巧，素樸，清靜，和諧的景物，有了這種環境，生活的反映，大自然景物的陶冶，於是，暹羅人也都是小巧

的，素樸的，簡單的，……因為失却了剛強的生命力，他們是不大能吃苦的，宿命觀的作祟，使他們弱草般隨風而屈，沒有生氣的活躍，缺少強大的刺激，影響及他們的文化，政治也都是簡略，不大有朝氣的……

暹羅人是宗教信仰極深的民族，佛寺，神社，到處都有，而且建築非常嚴麗堂皇，馬路上隨時隨處能看到光着頭兒，披着黃紗，托着圓鉢的和尚，這似乎已成爲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時也有一班人專門備好各種食品恭敬的施給他們，在佛寺裏；他們是那樣的順服，守禮，儂背而行，輕聲細語……啊！暹羅人宗教信仰的心從來就是這樣的深邃，虔誠……他們若把宗教信仰心全部寄托在愛國上去，我相信：這是世界上最忠實的，勇敢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愛國心了！

一切宗教都重儀式，所以，暹羅人待人接物的禮貌也很繁重，他們的階級觀念很深，服從心很重，這也是由宗教信仰而來的，暹京很說得上「禮義之邦」哩！

的確，全世界的危機——不景氣，已經偷偷地把這國度圍困了！先前含有生氣的一切事業都犯着不可救藥的衰落的貧血症，事實告訴我們：實際上的繁榮是不可能的，變態的，畸形的發展才有些微起色，開設賭館，酒樓，舞廳，頒行彩票，這

許多消費奢侈的事業，已經適應着這種環境的反映而產生了！那些投機事業的確是不可思議的有力量的興奮劑，但火之將熄，勉強令它再光，誠然沒有好的結果的。

誰說這年頭兒一切都在嚷着窮，假使我們看到戲院每天觀衆的擁擠，咖啡店，舞廳，西餐，酒樓充滿了執紼兒，登徒子的時候，誰就不斷然的相信這年頭兒一切果真都「窮」！

暹京終究像位舊式的千金小姐般，剛從封建的家庭裡解放出來，婀娜地披上一身半歐化的服裝，在馬路旁的垃圾堆上，很苗條的亭亭玉立，顯示她那東方美人特有的病態美，令人發生無限「愛」「畏」之感哩！

一九三四，六，十七完稿

暹京素描 莊名崇（新民學校初中三）第二名

曼略，已趨於近代物質文明的都市，一個帶着無限南國情趣的佛都。

曼略，如今已不像一般未曾到過的人們的心想一樣荒僻，他將給人們一種興趣，關懷，或留戀的魔力，過往的佛國裡，佛的豪華的遺跡，無疑是引動別國人最大的魔力了。

佛寺在暹羅，像神廟在中國鄉下一般，曼略並不是最多古跡的地方，但曼略已經有不少巍峨壯偉的佛寺了。

來遊曼略的人，不盡情去欣賞各處的佛寺，是枉費曼略之行的。佛寺會給你強烈的刺激，給你感受到濃郁的南國的情調。

與佛寺有著莫大關係的是僧人，這個熱帶的國度，真算是僧人的大衆化，最可誇示於人了，幾乎比義務兵役更爲認真，注重，一般人除非家境極窮苦，在成年的一个時期中，都要剃髮爲僧的，虔誠的信徒，甚至把不到十歲的兒子送到佛寺裡供僧人的差使，名爲「徒弟」，據說這二者都是對於佛的敬禮，和孝順的兒子對父母的報恩；爲僧後即可替已死的父母贖罪，爲在生的父母積福。

每天清晨，有許多求施的披著黃色袈裟的僧人，來往街上，每逢佛節，更形熱鬧。一般暹羅人，對於僧人的崇拜，恰和這裏的華僑對於家鄉，祖先的觀念相同。他們常常準備白飯，青菜或其他物品，蹲在路旁，施與僧人，這是這佛國的普遍的情形。

在另一方面，曼略却已趨向於近代物質文明的途徑了。

曼略，寬坦的街道兩旁，有矗立雲霄的高樓，有廣敞的大廈，也有二十世紀最新式的電影院和娛樂場。這和古代式建築的佛寺互相映襯，明顯的表現出不能調和的矛盾！聰明的預言

者，早已斷定古舊的將被淘汰而衰亡，留下遺跡，讓做夢的去歌頌和憑吊古代的豪華，而物質文明將突飛猛進像克復其他許多古老的國家一般，同化了這個熱帶的都市，和他整個的國家。這比任何神靈的力量都偉大，這就像一道不能挽回的天的旨意。

曼略最進步的，要算電戲院了，享樂的上流人，總是一對對的坐著汽車到那兒去看美國的爱情影片，最上等的電戲院，便是放演最多情片的地方。

酒館和新式消費品店也很發達，電影上的時裝，無不被有錢有閒的上流人模仿著，而高明的廣州廚師的馳名食品，也使此輩不能忘懷，於是，華燈初上，伴女人入戲院，半夜歸來，同上酒館，一堂皇華麗的汽車，在電燈光耀照的馬路上，凜凜的駛著，顯出快樂、優閒和得意的神情，有的臉兒互偎，像處在無憂無慮的天堂一般。

近年來又有舞廳的設立，一般時髦青年都學習跳舞去，在悠揚的音樂中，在色眩的電光下，如神話裡快樂的天，互抱著跳舞，爲都市的夜點綴昇平。

鴉片，忠於上帝的英國紳士用來消滅非上帝選民的中國人的鴉片，在這國度裡也非常盛行，只曼略，就有許多鴉片館，

就有許多華僑和牠結了不解緣；有錢的，相信鴉片可延年益壽；有病的，相信鴉片可除痰却喘。作工的，整天勞動結果的疲勞，只消抽幾口，立刻消失，體力恢復，再可出賣勞力去。

曼略所接受的便是這類消費的東西，他將被享樂的上流人視為世界的樂園，或是醉人的幸福窩。何況，他自己還有那使人傾倒的，南國女郎特有的活潑態度，和溫柔體貼的性情。

我不願意你提出威尼斯或高加索的女性美來比較，我只想告訴你說，曼略的女人也特具一種誘人的魔力，這種魔力為享樂的上流人加強了色慾，為這新發展的熱帶都市，粉上深深的桃紅的顏色。

但是，桃紅的顏色掩飾不了都市罪惡和矛盾，曼略，和一切的都市一般，正充滿著苦淚和血脈。

這裡，有享樂的上流人的驕奢淫逸，也有命註定下流的畜生過着牛馬的生活；有家擁百萬的富賈，也有成千萬被壓迫的貧民；有安閒的「頭家娘」和嬌艷的小姐，也有與勞苦的男工人同一可憐命運的強顏歡笑，苦淚裡吞的卑鄙的賣春婦。

明顯的，彼此的劃分就像大自然生就的希馬拉雅山隔在中間，一點也不能相混。

縱然街頭漂泊的老年華僑，滔滔不絕的敘述帶著傳奇色彩

的故事是不可相信的；許成家立業的人，起初也是貧無立錐之地，飽經流離顛倒的苦楚，終因忍苦耐勞而得到社會上優越的地位；有些更由于神秘的機緣和幸運因之也成功偉大的事業。然而，這是多麼稀少的數目呵，大部分的人，終生勞苦的結果，還幾乎得不到溫飽，他們有什麼幸運的日子呢？

倘若你行經塗糞堆馬路，你便可看到許多年青的女人，像被刮了毛的肥豬一般，眼睛閃著遲鈍而誘諂的幽光，詳坐在門口，等待出售。所賣的尖銳的聲響，打進心坎，使人感覺著已處於非人的境界，不禁戰慄起來。

在僻靜的馬路上，或是黑暗的小巷裡，有時會像中古騎士逢到貴婦人般的讓你得了艷遇，女郎的騷冶，多情，會使你甚至忘却她的身世的可憐。

使人不能忘懷的，還有羅斗寬賣蔗的女郎丰盈的姿態和體貼入微的招待。

「無聊，羅斗寬吃蔗去！」這差不多成爲一般人的興趣了。只化幾個丁，便可領受賣蔗女郎可掬的笑容，便可得到許多所謂心靈上的安慰，這種價值是怎樣估量呢？

但是，請不要忘却了她們內心的苦痛，生活重擔的壓迫，使自己忍住眼淚爲娛樂別人而笑，這世界是怎樣的世界呢？

曼略——總之，所謂精神文化的代表者正在沒落的道途上掙扎著，而物質文明侵進的結果，使顯然地分爲幸福和不幸兩種類型，這是這個熱帶的都市的根本矛盾，也是一切都市的矛盾吧？

曼略，矛盾的曼略！

廿三年，六月十六日下午。

遷京素描 中華中學校林壁光（已離校） 第三名

如今的遷京，只要我們跑到外面去，睜眼一看便可明顯的見到：它的外套，較之從前燦爛輝煌得多了；然而，可惜得很，外觀上正在跑上摩登化的階段的它，同時另一方面却給以我們以不少的悲觀的黑影；這，雖然有它的客觀的必然性的原因，可是，它主觀上種種缺陷之點，那也是形成「黑影」的重要原素之一啊！

現在把平日觀感所及的錄之於后，是否正確還要請讀者諸君有以教正之：

一 學校

在遷京華僑所創辦的學校，真是多極了，無論是公立或是私立的，都充滿了這異國的首都，因爲學校數量上充斥之故，那，教員方面，自然是不得不馬虎登點——有很多的學校對於

教員之聘請，不管他的程度如何或教員經驗怎樣，儘是僱傭般的，甚至拉夫似的拉來濫竽充數（近來因爲受當地政府強迫教育條例限制之故，此路却不大可行了）此外還有，或憑感情用事而招引其鄉親，或因利害關係而位置其私人的，更是數見不鮮！哈！教育界而有此現象，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這，不但是私立學校如此，就是堂哉皇也的公立學校也是如此，這則未免太奇怪太令人痛心了！

總之，本京的僑校，數量上雖多，但是，實際上却無一點的成績獻於社會，至於各校之間，有的對於教育任務或時代思潮，竟很少認識，很少了解，甚且向後轉開倒車的還不少哩！

唉！華僑教育的情形如此，還有什麼話說呢？！

二 教職員

在時代不景氣籠罩之下，人們對於生活的謀求，比以前是困難多了——智識份子，自然也不能例外，因之，也們（智識者群）所從事的任何事業——不限於教育事業——都不能如願以償，爲了此，便不得不跑到「好爲人患」的一途——做教員去！至於他的學識如何，經驗如何，他是不暇計及的，呵！這種爲了生活而從事教育，甚至只要一個較有面子的人介紹，便可爬

上「爲人師」的地位的教育者，對於教育，又怎能望其有所貢獻呢？所以至此之由，那是病態的社會的必然結果。因爲，整個社會之陷於病態，便自然而然地影響到一部份智識份子的生活問題上去。

說到他們的月薪，則微薄得大驚人（有的一月不過四五銖——多至十銖）些微的月薪，除了個人生活費的必要開支外，還要負擔家庭供應的責任，他們的生活狀況如此，還能責望他們安心地去埋頭苦幹，努力職責，以從事於教育事業之推進嗎？——雖然，各校裏頭也有揀苦勇幹的教員，可是有幾？

三 學生界

暹羅華僑學生的思想，就大部份說：都是很幼稚很簡單的（自然也有很正確很健全的，不過少之又少吧了）平日裏除了在埋頭讀着課本外，就不作別的活動了——間有少數分子在課外有所活動，像什麼文藝研究社呀，球類運動組呀，藉此大家互相聚會，鍛鍊身心，可是其活動範圍，也僅僅是限於這些；至於社會上種種實際問題，現實現象，他們都很少注意到；研究，更是不須說了，此外還有些所謂「阿舍」也者（資產階級的少爺）靠着父兄的「士丁」魔力，對於正當課業，却都索性不加問問，不去打理了，這種「阿舍」分子的「功課」是：什麼寫情書啦，

談蜜語啦……除了這，所謂學校功課，便幾乎不在他的眼底了。

四 電影戲院及其光顧者

暹京的影戲院，是特別多的，無論在熱鬧的中心區，或較冷靜的偏僻區都有影戲院聳立着，這些戲院，有的券價非常低廉，因此，便引起無數的享樂主義者的人們，盡量地暢快地觀賞着，盡其享樂的能事！而且這些戲院實際上還做了幸福的愛侶們談情說愛的絕好場所，這所謂愛侶，無疑地是男女學生居大多數了。

暹京的男女學生耽於電影，其原因既有如上述，而他（她）們還有一種特別的機遇，那就是在每星期六，星期日下午各戲院的優待學生的通例（此兩生學生只收半價）因之他們或她們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影院的主顧了，他們，尤其是他們最喜歡看的是愛情影片，她們滿想在這愛情片裏得到精妙的「愛情術」，因爲這，才能博得異性的歡心而達到「戀愛勝利」的目的啊！

至於一般追逐她們的男性，利用了這良好的機會，在燈光熄滅的當兒，抱着她的「柳腰」吻着她的「桃腮」，他（她）們所演的活劇往往較銀幕上的劇情還來得精彩入神哩！

五 影戲獎券

在這種畸形的社會裏，無論怎樣稀奇古怪的事都在不斷地發現着。表演着。新近各電戲院因招攬生意，爭取顧客之故，乃設發行所謂「影戲獎券」便是一個好例；這，豈不是一種很好的生意經嗎？果然，自此舉實行後，一般觀衆，甚至窮苦的人們爲了想發一筆橫財，故莫不爭先恐後地競買戲票，近來各戲院不論日夜，都擠滿了男女觀衆，便是這種空前未有的現象引起的結果。爲了此，牠們的生意是較前好得多了，可是，窮苦的人們却也因此隨着更窮苦更倒霉了！

六 女招待

現在的暹京，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進步多了，洋行，公司裏都站滿了女店員，這是男女職業平等的好現象，（不過，這還是限於智識份子的）此外有些女子爲了生活饑餓驅策之故，便不得不拋頭露面，幹着變相的賣笑生涯——茶店女招待——有些資本較爲雄厚的茶店，都聘請她們專司招待顧客的工作，於是登殿重不在乎茶而在「山水」之間的「飲客」，便如蟻附腥般羣向茶寮湧去。因此，茶店主人的生意，便大興隆而特興隆了。聽說她們之中假如手腕好的，那她的飯碗也就能保之有恆，決不會跳起有士頓舞的。

暹京茶寮，自有女招待以來，有不少的女子，生活上是較前安逸多了，不過，這之中也有着醜惡的黑影在。因爲有不少的女招待，掛羊頭賣狗肉，她，雖然有了安逸的生活，可是心的還未足，所以，在白天當「茶招待」在夜裏却幹起「肉交易」的勾當來。這是爲了理活問題呢？還是爲了性的衝動而……呢？

七 賭場

現今暹京地方，凡是比較熱鬧的街道，都高高地懸掛着招賭的牌子，而登殿僑胞，不是以賭博爲最好的消遣品，便是視賭場爲橫財暴發地，故在目下賭博竟項也成了暹羅僑社最普遍的惡現象；就賭場說，我們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每到晚上銀光初照燈火萬家的時候登支支的電燈，高懸於賭館之門，同時登批批的賭徒，也肩摩踵接地往裡面擠。唉！這等現象，不但是會影響到人民的生計上去，而且對於地方治安前途關係也非常重大呵！因爲有些不安分的勞力工人，爲了想「行險僥倖」之故，往往不顧登切而願其血汗所得作孤注之登擲的，苟萬登不幸而「登敗塗地」，那雖不至於憤極自殺，也許會挺而走險終至陷於不可收拾的地位！唉！賭窟！賭窟！真不知埋葬了幾許意志薄弱的人們！

八 妓館

娼妓問題，是現社會上登個嚴重而急待解決的問題！每當黃昏時分，那是她們招徠生意的時候到了，這時，在野雞區——那是妓女集中的場所——家家戶戶都懸着五光十色的燈光，她們便打扮得如花似玉，以誘致顧客；她們紅衣綠裙，搽的是白粉紅脂，真所謂油頭粉面，怪像百出！然而這，無疑的，爲的是想博得登殿「走馬章台」者的歡心而換取登點「肉」的代價，這便是她們唯營的生路！這，是她們的本意願如此——以低微的代價，而送掉登生的幸福嗎？……

至於登殿的男子——就所謂嫖客——受了春時性慾的衝動而幹此取快登時，貽害無窮的勾當——嫖妓——假如不幸而梅毒纏身，這是多麼危險而且可憐的呵！——寫於越鴉一六四·六·二

編後

「黑幕的一面」係上海來稿。這類不易得到的消息，是值得注意的。在法西斯蒂厲行獨裁的時期內，有這種事件發生，原是意料中事，不過，以這種殘酷手段而施諸無辜青年，誠未免過當。別的法西斯蒂國家，倒還不會有過哩。

「偽國之發展與亞洲門羅」是一篇頗具透視力的論文，惜行文微嫌冗長，有累讀者目力而已。

「祖國文壇動態」是上海通訊，作者蒲風先生係新詩歌會的發起人之一，寫有一本詩集「茫茫夜」，業已出版有日，本刊擬另爲文介紹，於下一二期發出，難得蒲風先生忙於詩作之餘，尙給我們撰稿，本刊同人是要特別致謝的。

「戲劇的感化力及其功用」闡明了作劇和觀劇的新意義。凡是看劇癖的青年，都應反復的多看幾次。

「給懷情」是一篇詩札，在外國，以詩作簡的例子很多，在中國，却比較少見。這篇詩札裡頭就描寫的都是當時的真情實景，假如這篇詩還有些微可取的話，那就是描寫能「逼真」。

蘇非女士的「兩個女人」以書札體裁，表現了兩個意識不同的女性，這一個是新時代的寵兒，是勇敢的、前進的、富有娜拉出走的精神。當然，在意識方面是遠勝於娜拉的。後一個是時代的萎萎者，是普通所謂千金小姐式的人物，兩者都給作者

生動的筆法描寫成尖銳的比照，惜後一節不能同時登出（尙未寫好），至引爲憾。

本刊第一次徵文揭曉了。此次至截稿期止，共收到四十四篇稿件，其中廿五篇是新民學校的，十九篇是各校投來的，不幸的是，半數以上的文字還寫不通順，剩下的也多把題目弄錯。他們完全忽略了「素描」兩個字的意義。這是含有「輕描淡寫」的小品題材，都給寫成普通的論文了。若把徵文題目改爲「邊京面面觀」，則應列第三名爲第一名。徵文的秘訣就在對題不對題這一點。

民聲週刊投稿簡約

- 一、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揭載時如何署名聽便。
- 二、本週刊編輯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者須預先附帶聲明。
- 三、來稿欲檢還者，請先聲明，並附足寄還郵資。
- 四、來稿登載後，稿費暫定每千字由五十丁至二銖。每月底發出。
- 五、來稿請逕寄暹京竹攀喃路五十五號（新民學校右側）編輯部收。

雙燕唛滅蚊香

四大特色

- (一) 殺蚊力大
- (二) 材料純潔
- (三) 氣味芬芳
- (四) 售價廉宜



暹羅
 總代理陳華興
 三聘越三飯街
 門牌一四一
 電話二七號

